

摊上攀比的事,你就别想家庭和谐

放下攀比心理,舍弃阻碍快乐的东西,用爱填充生活的每一个空隙。这样的日子,才能细水长流。

“比”字是两把明晃晃的匕首并肩而行,杀机毕露。这令我想起母亲常说的,攀比是再危险不过的事了。母亲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心胸豁达,满足于过小日子。年轻时,家境还不错,因此外婆对于母亲和父亲的婚事有点反对。父亲家里一穷二白,可母亲铁了心,这桩婚事才得以举行。

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不喜欢攀比的人。别的家庭主妇在比孩子们的成绩时,母亲却安慰我们,尽了力就好,别太在意!母亲常说,成绩的好坏,不见得就能决定人的一辈子。也许有别的特长,人生同样能有绚烂的风景。在生活上,母亲也从不和别

人比收入,比吃穿。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日子开心就行了,其他的有什么用?

如今的母亲,开心度日,舒适无比。前些天,有位闺蜜闹婚变,老公有小三,家里硝烟不断。闺蜜半夜来找我诉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到激动处,哽咽不已。对于闺蜜的遭遇,尽管我颇为同情,但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却早有预感。

闺蜜是个要强的人,事事都要和别人比。先是比老公,老公收入不如别人,于是成天耳提面命,也做足了功夫,督促枕边人发愤图强;而后是比孩子,成绩不够好,就拼命替孩子请家教,报补习班,坚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老公有钱了,同时也对老婆的攀比心态畏惧不已,于是在外头找了个温柔可人的小三;儿子成绩好了,

但对于母亲的步步紧逼颇有微词,母子俩感情出现了嫌隙。闺蜜本意是超过别人,让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却不承想,到了最后,落得两头遭埋怨,里外不是人。

可设身处地想一想,一山还有一山高,天天绷紧神经打攀比仗,谁受得了这种日子?久而久之,积蓄的怒火爆发,家庭婚变也就在意料中。

“比”字两把刀,若将生活的快乐放在攀比上,无疑是将幸福建立在刀口上,岂能长久?“比”的两把刀,一刀伤人,一刀损己,比不来快乐,却能宰割自己的幸福。

聪明的人,在生活中,应该一手握刀,一手握爱。用刀割舍攀比心理,舍弃阻碍快乐的东西,用爱填充生活的每一个空隙。这样的日子,才能细水长流。

(郭华悦)

老来不当“刺猬”

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大多有着类似的经历——过惯了苦日子,如今生活虽然好了,但依旧难改多年来养成的节俭习惯。看到儿女们花钱大手大脚,难免就会开始教育儿女。还有其他的,比如穿衣服,我和老伴总认为该朴素点,对儿女们大胆的穿衣风格看不惯;或者是在为人处世上,认为儿女们年少气盛,对人不够真诚,也缺乏耐心。

我总习惯用自己这一代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儿女们,所以,每次一家人在一起,不管是吃饭还是出去旅游,最后都会变成我和老伴同心协力对下一代的“批斗会”。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本该是快乐的,可因为这样,最后常常是不欢而散。

结果,被“批斗”久了,儿女们回家的次数也少了,我们又开始想他们。有一回,和一个老朋友说起这事儿,老朋友告诉我:“你这是典型的‘刺猬生活’。离得近了,难免会扎到对方,可要是远了,却又想念在一起的温暖。”

正因为我们屡次“扎”,儿女们敬而远之,而我和老伴,却还不自知,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尽管两代人都有各自的问题,但一家人相处应该“求同存异”。“同”的是,大家都有关爱彼此的心;而“异”的地方,则是尊重两代人不同的观念和习惯。

(王文)



·小说连载

中原大战

(1)

■文/关河五十州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5月至11月,蒋中正与阎錫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亲国民党军人阎錫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南京国民政府。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终极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在这段堪称民国版的春秋演义中,各色人物、各路豪强纷纷登台亮相,国民党军政界数得上号的大佬名宿都赤膊上阵。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分化组合令人目不暇接。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激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转折点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郭。

黄郭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郭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郭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

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郭。

初次见到黄郭,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道,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郭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郭是老同盟会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郭后来还在北洋政府担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郭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郭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事实上,黄郭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时暗吞。

下期关注:万全之策

·小说连载

若爱重生·周旋1946

(2)

■文/纳兰香未央

沉迷在往事中

小姨的表情让沁梅有点困惑。在重庆和小姨相处了三个多月,每当提及自己的生父,小姨的神情总会变得不耐、不屑和不情愿,让沁梅对自己的生父更是好奇和疑惑。

“小姨,您能给我讲讲我爸爸的事情吗?我的亲生父亲?”

“有啥可讲的?在老家的时候,你妈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我妈是我妈,您是您啊!听说您曾经做过我爸爸手下的交通员,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他和我妈相处的时间都要长。小姨,讲讲吧?”

“唉,到上海缠你爸去!让他讲给你听,他的那些‘光荣历史’,哼!”

忍不住哼过这一声后,沈冰一拍头:“嗨,我倒忘了,你去那边就不能缠他了!毕竟身份不同,你如今该叫他……”

“表叔!”女孩沉着脸嘟囔。

“对,表叔!记住了!快去睡觉吧,明天一大早的船呢。”

江沁梅就站在甲板上,望着不断向后滑去的江水发愣。浅米色的长大衣罩在月白色的洋装外,浅褐色的亮漆圆头皮鞋时尚新潮,温顺娴静的姿态,沉静如水的面容,她这副家教良好的乖乖女装扮,让过往的乘客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但女孩的心中却难以平静。如烟往事像一片片云朵总是在脑际飘浮,跟着她一路,从延安到重庆,如今又随着她上了这艘开往上海的江轮,要追随她去到新的生活天地。

“别忘了,到了上海,你的身份会更加敏感特殊,你要面对的是……两个将军父亲!”小姨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两张亲切又陌生的男人面孔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沁梅不由得晃晃脑袋,晃走了两张面孔,母亲的面庞又闯入脑际,母亲的声音在

耳际回响,竟然有一种让人心痛的无力:

“梅儿,妈妈无法阻止你的选择,无论在亲情方面,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讲。妈妈只是有点担心,担心你和他……你爸爸……相处的问题!你不是个柔顺的孩子,他又很倔强。”

说这番话的时候,妈妈沈婉正蹲在厨房里熬药。不知道是不是汤药翻滚带起的烟熏到了母亲的眼睛,总觉得她那双秀气的大眼睛含着一层水雾。

“妈,您不是给我讲过爸爸的故事吗?他的不凡经历,还有阎伯伯,他是爸爸的老上级了,还有郭伯伯,他们都告诉过我,说爸爸为组织做了很大的贡献。”说到这里,沁梅回头望望隔壁的窑洞,“您放心吧,我爸爸是优秀的红色特工,如今我是受组织指派去协助他的工作,我一定不让您失望,更不会让组织失望!”

沈婉连连摇头:“我不是说工作,我是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望着女儿深深叹了一口气。

沁梅却心下明白:“我知道,毕竟他如今……妈妈,我不会在意的,您放心,无论怎样他都是我的父亲!再说,您不是原谅他了吗?您曾经说过,您和爸爸之间的一切纠葛恩怨,完全是误会造成的……何况,小松还在您身边呢?他如今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是您和郭伯伯的儿子!”说到这里,沁梅突然记起了什么,“妈,我来不及去看小松了,您代我向他表示告别,就说我去外地上学了,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替我照顾您和郭伯伯。”

沈婉望着女儿,正想再说什么,隔壁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她忙止住了,将熬好的药倒在碗里,端着向那边走去。

“上海港快到了,大家收拾行李准备下船了!”服务生的喊声,将沁梅从往事中拉回到现实来,她转身回房整理行李。

下期关注:码头上接头